



艾伟小说《过往》的主人公人物研究

A study of the protagonists in Ai Wei's novel An Everlasting Life

秦宇¹

QIN YU

泰国商会大学、人文学院

Faculty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E-mail: 1023844321@qq.com

邢晓姿²

JUREE SUCHONVANICH

泰国商会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E-mail: juree_suc@utcc.ac.th

Received: 11 April 2025 / Revised: 21 May 2025 / Accepted: 29 May 2025

摘要

本文以小说《过往》的男性人物夏生为主体，并且查阅知网、万方等网站对相关文献进行搜索分析，结合现有的理论基础后，回归到小说原文。探析夏生在因家庭困境而形成的柔弱形象，从而进一步分析其隐忍克制的性格特征。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夏生性格的。进一步揭示其所映射的现实社会中出现的男性情感与伦理的纠葛问题以及男性在家庭、社会中被边缘化的处境。

此外，文章同时以戚老师这一母亲作为女性形象主体，对其在小说中自私形象进行细致分析，同样结合戚老师的人物性格为基础，通过进一步分析，揭示现实社会中作为女性角色在天职与自我追求之间所面临的挣扎，以及女性角色在传统社会性别期待下的复杂处境，也反映出当前社会性别结构对女性发展的约束。

关键词：艾伟；过往；人物形象分析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Xia Sheng, a male character in the novel " An Everlasting Life ", as the main body, and searches and analyzes relevant literature on websites such as CNKI and Wanfang. After combining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basis, it returns to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novel. It explores Xia Sheng's weak image formed by family difficulties, and further analyzes his character traits of forbearance and restraint. Based on this, combined with Xia Sheng's character. It further reveals the emotional and ethical entanglements of men in the real society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men in the family and society.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also takes Teacher Qi, the mother, as the main female image, and conduct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her selfish image in the novel. It also combines Teacher Qi's character as the basis, and through further analysis, it reveals the struggles faced by female characters in real society between their vocation and self-pursuit, as well as 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female characters under traditional social gender expectations, which also reflects the constraints of the current social gender structure on women's development.

Key words: Ai Wei, An Everlasting Life, character analysis

绪论

通常来说，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表达常常需要依托到具体的媒介载体。如文学、图画、诗文还是各类的小说，都是文化表达与思想传递的重要形式。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文学表现形式也呈现出非常多形式的发展态势。在现今社会，小说作为一种同时具有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文本载体，已成为作家表达核心价值观与时代精神的重要工具。因此，本文以艾伟小说《过往》中的两位主要人物角色夏生与其母亲戚老师作为研究对象。胡亚敏所著的《叙事学》作为分析夏生和戚老师这两位人物形象的主要理论基础。并结合吴宗惠所著《小说当中的女性形象》、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洪子诚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著作作为理论基础。深度分析戚老师所反应出现实社会中女性处境的矛盾。分析夏生这一人物角色所展现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缺陷。揭示小说人物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伦理困境，以及人物角色所映射的现实社会中的家庭伦理、性别角色及社会结构问题。

一、研究背景

(一)、小说研究背景

中国小说的发展史源远流长，如按照历史对其追溯，最早可达至先秦时期。但如若对其进行系统化的追溯和研究，依旧面临着众多困难，一方面，早期小说的遗失，另一方面，对于现存的小说而言早已经过二次加工改变。已无法体会其原来的样貌和精神。正如郝敬则在《宋前小说观念流变研究》总结道

由于小说文献的亡佚以及经过汉代的再加工与再处理而造成的不可靠性我们已经无法完全复原小说在初期阶段的原始面貌仅能通过有限的文献资料与逻辑分析。 (郝敬则, 2012:21)

(二)、对“新一代”作家的研究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新一代”的作家逐渐突破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在创作思路和风格上体现出明显的变革。相对于早期小说的叙事力和戏剧性的创作风格。新一代作家更注重以平凡生活为主，通过朴实无华的叙述手法体现出个人情感和社会现实。他们放弃了原先夸张的叙事手法，



转而以“深入人心”为主要写作追求。并且致力于塑造出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写作风格。由此便形成了现今文学中被称之为“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家群体。赵映环则在《新生代小说叙事修辞研究》一文中总结道

因此在后续的小说创作当中多数都存在着时代的背影，同时也有的是从‘平凡’出发。他们的小说读起来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开端与结束，小说中内容的发展就如同日月轨迹的自然流动的发生而发生“新生代小说显然更为本色和生活化它以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为小说主题的基石因此阅读新生代小说总能给人一种触手可及的现实感。（赵映环, 2016:5）

二、研究意义

近年来，对“新生代”这一创作群体的研究逐渐增多。这部分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作家的个人经历、写作风格以及叙事手段等层面。而据现有的文献来分析，大多数研究依然挺久在宏观的文本或整体的创作和分析，只有少部分能够深入挖掘作品里的人物形象的塑造风格和社会含义。因此，文本将艾伟小说《过往》中的主要任务形象作为研究中心，以此剖析人物形象和文本内构的关系。并进一步剖析人物形象与现实社会的关联。

（一）人物形象研究的欠缺

尽管“新生代”小说在当代文学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但目前对其作品的人物形象的研究仍属于薄弱的一面，当前研究成果多属于小说主题和写作风格的分析，却没有对人物形象塑造的系统性研究，这种宏观性的研究使得小说更深层次的核心价值的遗失。因此，文本将以人物形象作为切入点进行微观上的研究，以此深度解析小说的深层人物塑造结构。

（二）另类的性别角色塑造

《过往》里塑造了一位突破小说传统女性形象的角色——戚老师，作为一位非小说典型的那必须角色。她违反了传统母性职责伦理。还展现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性别叛逆形象。在以往的小说中十分罕见。与此同时，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夏生，也突破了传统小说的男性形象。在其成长过程中展现的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挣扎和畸形发展。使得这样的男性的形象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因此，《过往》中对这对男女形象的塑造，突破了性别的刻板印象，使得重新构建男/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身份、机制的合理逐渐被推上风口浪尖。

（三）探讨小说映射现实社会文化弊端

小说所处的社会背景为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中国社会。该时期正是社会处于转型以及社会价值观转变的阶段。小说中的夏生和戚老师在面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观念的冲击时，所展现出的伦



理困境和心理障碍，正是对社会固有观念的冲击和现实价值观的质疑。因此，本文着重从人物形象中提炼出其反应出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

二、研究范围、目的、主要内容、方法和创新性

(一) 研究范围

文本以艾伟所著的《过往》[艾伟 (2021)。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研究范围进行研究。

(二) 研究目的

对 2021 年浙江出版社的艾伟小说《过往》主人公“秋生、夏生、戚老师”进行人物形象的研究。

(三) 研究方法与步骤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对大量的文献的分析以及细致阅读法，包括有关作者本身的文献以及有关作品《过往》的文献以及详细阅读《过往》这本小说。并且着重研究小说中对三位主人公的描述和自我描述。去探究主人公形象。

1. 文献分析法

对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进行大量检阅有关艾伟本人及其艾伟作品的研究。包括学术论文、期刊论文。收集好一定的文献后对相应的文献进行整理归类。最后按照归类以此进行分析研究。最总总结有关艾伟本人以及艾伟小说的研究方向。从而形成一个大概的思维框架。

2. 文本细读分析法

通过对 2021 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的艾伟生活小说《过往》的文本进行多次研读分析。将有关于三位主人公的形象特点进行一个大致的分析和了解。最后对他们的分析文本整理成语料库。将语料库进行一个大概的分类。并且进行初步简单的分析。以为后文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文献综述

(一) 国内外研究综述

目前，关于艾伟小说的国外研究尚未成为系统性的结论，相关文献相对于来说比较匮乏。相较而言，国内对艾伟和小说已经又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从整体来看，已有成熟的聚焦于作家个人经历、作品类型和写作风格的转变的研究，并且能够实现对现实社会批判的分析。因此，文本将综合前任的研究成果，结合人物形象理论出发。已实现对《过往》中核心人物进行深入的探讨。



（二）作家本身的研究

作为“新生代”小说作家，艾伟创作了如《越野赛跑》、《爱人同志》、《爱人有罪》等多部具有比较高的文学价值的小说。其在创作中也呈现出多样的风格、丰富的主题。与早期的作家不同，艾伟这一代的作家在对小说进行创作的时候更加趋向于克制的笔法显露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复杂人性的审视。并且通常会秉持着鲜明的意识和现实人文关怀来书写作品中的人物角色。使得人物角色具有鲜明的色彩。正如李璇则在《艾伟小说的悲剧书写》中所指出

艾伟的创作一向关注时代与个人的关系，他的写作从不停留在事物表面，总是试图触及社会和人性最深层次的内容。（李璇, 2019:8）

因此，艾伟这一类作家和传统作家有着巨大的差别，他们不像传统作家意义直面社会问题，而是更倾向克制的写法体现现实。而是以更普遍的“生活”为背景进行创作，将普通个体在日常境遇中的情感经验与伦理困境作为叙述核心，从而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下社会结构与个体命运之间的深层张力。正是这种对“生活”的聚焦，使其作品更贴近大众现实，具有高度的共鸣性与现实意义。正如胡亚敏在《叙事论》中所指出

环境指构成人物活动的客体和关系。它是故事结构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胡亚敏, 2004:159）

因此，这样的小说素有一种见微知著的著作风格。林芹则在《艾伟作品语言研究》一文中总结道

特殊的童年记忆，四年的大学生活，数年的从政经历，以及多年的杂志编辑工作，使艾伟能够接触到社会生活不同方面，得以将观察视角触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多年来的报刊杂志编辑工作，使艾伟拥有广阔的视野、扎实的文字功底以及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况且是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作者的语言自然能够生动传神、入木三分。（林芹, 2012:41）

（三）艾伟写作风格的研究

面对于艾伟作品的分析，洪治纲在《人性的勘探与诗意的表达——论艾伟的小说创作》一文之中总结道就足以证明了艾伟作品充满的诗意。

《家园》面对的是一场空前的大饥饿，但艾伟以一种罕见的艺术整合能力将诗性的心灵，恣肆的灵魂，灾难的现实和悲剧的历史紧密地融会在一起，使小说形成了一种饱含张力而又自由奔放的叙事文本。它看似尖啸，突兀，怪戾，充满了现实生存的焦灼感、恐惧感和绝望感，但又处处闪烁着不屈的人性光泽，洋溢着狂野的乡村血性和旷达的生命情怀。（洪治纲, 2007:37）

艾伟作品中往往呈现出一种童话、寓言式的创作特征。表面温柔语言、意象温暖。实际却在深层隐藏着强烈的现实批判和人性的拷问。这种表面看似温柔却内藏夸张的风格，使得其作品的思想更具锋芒。如《家园》的绝望却又充满希望、《爱人有罪》中王世乾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璀璨，余智丽的受害者有罪论的污蔑，均揭示了个体在社会结构中被摧残和被扭曲的阴暗一面。《战俘》则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背景映射了战争对人性的璀璨。



艾伟的众多作品都表达了现实社会中的腐败和人性的黑暗一面。但他并没有采取直接批判的方式，而是运用了诗意化的言语和寓言式的隐喻表达。这种写作方式能够有效的拓展了文学对现实的深度表达。并且保持着这样的写作风格，让其的作品具有很明显的辨识度。而学界普遍认为，艾伟的作品独具特色，体现出美学质感和现实批判的独特写作风格。正如王娜则在《艾伟小说论》中指出。

艾伟曾经这么说过“我认为写作不应停留在经验层面。经验是需要处理的，并通过经验去洞穿这经验背后的存在真相和价值。我们经常认为自己的经验有多独特，其实，作为历史中人，我们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在控制我们，我们的经验更像是被时代拷贝出来的，很多经验其实是相互的模仿和复制。因此，我觉得从经验出发去洞穿时代意志，看破时代的重重机关，并由此体恤人的真实处境，才是写作的根本。写作不应该停留在经验的层面。”艾伟凭借自己对历史的独特理解，把笔墨投注于人物命运的书写，穿过历史看透人物的内心，把特定时代的人物命运刻画的淋漓尽致，写出了人物在面对信仰垮塌时的无力感与悲剧感。”（王娜, 2011:3）

（四）人物性格与社会关系

文学作品的人物性格的形成条件则与社会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人物典型的性格的形成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与客观条件的塑造。因此，文学人物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构思出来的的个体，而是与其所处的环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通过与环境的互动逐步形成其性格特征与行为逻辑。因此，研究人物形象，必须同时关注其所处的典型环境，从环境与性格的关联中揭示人物的内在动因与艺术价值。正如童庆炳在《文学理论教程》所指出：

一方面典型性格是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所谓环境，就是那种形成人物性格、“并促使他们行动”的客观条件。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让它的人物在环绕着他们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童庆炳, 2004:221）

（五）文学与社会题材理论

一个题材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要素，能让作品直接的反映现实社会的好与不好的方面。它不仅决定了作品的价值和在社会中的认同度与表现力，更能程度着文学发展方向的确立。因此，题材的选择不仅具有审美意义，更承载着文学与社会之间的深层对话功能。

“题材”，被认为是关系到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真实”程度，关系到“文学方向”的确立的重要因素。（洪子诚, 2010:90）

（六）女性形象理论

以吴宗惠中的《小说当中的女性形象》提到了人物形象的体系作为小说中女性形象研究的理论基础。



正因为妇女在阶级社会中处境的卑下和悲惨，妇女解放问题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又显得如此之迫切和重要，因此，在世界文学史上，一些卓有成就的作家，莫不对妇女的生活处境和命运前途作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并给予妇女以深情的关注和极大的同情，精心地塑造出各色各样的动人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是如此地富有艺术魅力，她们自身的善与美同社会中的恶与丑构成鲜明的强烈的对比，而其美与善的最终被毁坏，就产生了扣人心弦的悲剧效果，使读者在活生生的社会风貌和逼真的生活图景中窥视出社会的黑暗、残酷、腐败和不合理性。（吴宗惠, 1985:3）

（七）传统女性与新时代女性理论

事实上，张莉曾在她的著作《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有提及关于胡适对女性的社会角色的看法，胡适在其思想体系中认为：女性不应仅仅被认定为“为人妻”“为人母”的传统角色，她们还应拥有自己的人格特性、对事业追求与应尽的社会责任。因此，胡适给那些在同时具有家庭职责之和责任意识与职业追求的女性，赋予“超良妻贤母”的人生观，以此肯定女性角色超越传统性别角色的意义。

“胡适对妇女“人”“堂堂地一个人”的属性给予了赞赏与肯定，并且认为妇女在妻、母之外，还有着责任与事业。他把这样的认识命名为“超良妻贤母”的人生观（张莉, 2010:99）

（八）男性形象理论

以曹文轩中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当中提到的关于人物形象的体系作为男性的形象研究的理论基础

他们的外表并不让人感到亲切，甚至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色。言辞很少，喜欢沉默，只有一个又一个结实的动作，偶尔，绷紧的嘴角流露出一丝沉稳的微笑。目光似乎来自黑暗的深渊。没有浮躁，不见轻佻，无表情却正是他们的表情。对一切，他们似乎都很冷淡，冷眼打量着他眼前的世界。他们似乎太缺乏感情，然而冷漠的外表下却储藏着深沉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廉价的、缺乏分量的，而是高贵的、厚实的，能使金石为之所开。这种感情并不常常显露，大多时候在心灵最深处流动，流得很有力量。（曹文轩, 2010: 269）

五、创新点

当前对小说的研究正多元化，对小说的研究包含但不限于叙事研究、翻译策略、创作研究。部分研究者已对乔叶、艾伟等作家的作品进行女性形象的探究。然而，对艾伟的研究整体上仍是其写作风格。

而作为一位现实为题的佳作，艾伟善于在平凡的言语中融入对社会问题的暗示和批判，其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承载着时代的弊端和家庭的困境。因此，文本便《过往》中的核心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尝试分析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的表达，深入剖析人物在成长的心理变化和其展现出来的形象特征，



仅有揭示其在小说中承载的社会矛盾。相对于此类小说的宏观分析，文本更加细致，并且具备更强的针对性。具有照映现实社会的意义。

六、主人公人物形象分析

(一) 对夏生相关分析

1、夏生形象分析

在小说原文中，夏生在面对秋生时始终呈现出一副柔弱、内敛的姿态。无论是在谈到戚老师回归的问题，还是涉及到秋生对夏生戏剧事业的问题，夏生总是以一种相对柔弱、忍让的态度回应。小说开篇便通过“面容苍白”、“拘谨”等细节上的表述，直观的表现了夏生柔弱的形象特征。“面容苍白”不仅表现了夏生身体上的虚弱和无力，更深层次的表达了夏生在精神、心理层面上的紧张、胆怯与自己内心的挣扎。于此传递出来的便是夏生内心深处的压抑感和无法得到有效缓和的焦虑。

而“拘谨”则进一步表示了夏生在面对秋生时谦卑的姿态，这种拘谨并非夏生自主性格的体现，而是因社会结构导致的他们二人之间那种潜在的权利差异。夏生在与秋生交流的时候，总是处于一种下位者的态度。长此以往，导致了夏生形成了一种隐忍的形象特征。因此，这种长此以往的柔弱和被动，使得夏生显得格外的脆弱和敏感。导致夏生始终处于一种自行约束感情和精神压抑的状态。

夏生在越剧团中“扮小生”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他外在形象上的柔弱气质，众所周知，小生这样的角色总是作为反串的形式存在。并且由女演员反串，一般在小生的表演上更细腻的动作表演和声腔的表达。因此得以传递出一种柔弱、文雅的艺术形象。而夏生在越剧团中长期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不仅预示着他在舞台上的那种细腻的和柔美的身姿更女性化。也潜移默化了影响了他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正常的男性气质，并逐渐转向柔弱。

而夏生因为小生的角色长期与女性演员的接触，导致夏生长期处在以女性感情为主导的环境中，与女性演员长期共处，更进一步影响了他的男子气质，使得他的形象更加趋向于温柔、柔弱的气质。正是因为自己的演绎事业和所处环境的双重影响，导致了夏生在形象上呈现了女性的气质，进一步体现出他的柔弱、隐忍的气质。

夏生站在秋生面前，面容苍白，显得有点拘谨。夏生知道秋生讨厌他是一名戏子。夏生在永城越剧团做演员，扮小生，混迹在一堆女演员中，身上一点男子气魄都没有了。（艾伟，2021:9）

2、夏生性格分析

在剧院中，夏生作为重要的演员深受团长的宠爱，也因此很多的照顾，理所当然的有了自己的一间独立的办公室，然而，这间办公室却要穿过一间杂乱无章的道具间才能抵达，起初，夏生对道具间的混乱情况无法忍受，出于自己对环境整洁的态度，他便主动尝试把道具整理好。然而这一举动却遭到了管理员的训斥。管理员指责夏生破坏了原来的“乱中有序”。



自那以后，夏生再未识图整理道具间的杂物，并且选择了默默接受、隐忍这道具间的混乱。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夏生的温顺的形象、更进一步揭示了他性格上的顺从和忍让，面对他人的指责和不满，夏生从未有过据理力争，而是选择了自我克制，尽管这道具间已经使得他感到不适，但他也只是压抑自己的不快与抗拒。

进一步剖析夏生的性格可以发现，夏生这一性格特征表现出了其因成长环境中的种种因素，家庭与社会中的长期影响导致了他的价值观变得逆来顺受和自我牺牲。使得他在遇到事情上更偏向于忍让和妥协的态度，一次避免更大的冲突，这种行为下，实际上体现了他内心缺乏安全感和自己归属感。长此以往，让夏生表现出一种隐忍、自我克制和自我意识封闭的性格特征。

作为剧院的台柱子，团长是很照顾夏生的，特地在剧院的道具室替夏生隔了一间办公室。夏生穿过堆放得杂乱无章的道具间，进入里屋。夏生是个爱干净的人，道具室这么乱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刚分到办公室时，他把道具好好整了一遍。结果管道具的大发雷霆，因为他什么都找不到了。管道具的说，我乱中有序，什么东西放哪儿一清二楚，被你一搞，这么多东西，哪里还找得着。从此以后，夏生只好忍受道具间的乱。（艾伟，2021, p. 35）

3、夏生心理分析

当夏生在面对秋生的训斥时心里总是呈现着一副既不反抗，但也不赞同的“逆反心理”这种心理复杂且微妙的心理状态。从表面上来看，秋生对夏生的关怀是出于好意，但其实，秋生的关怀中总带着父权的态度，夏生的内心深处却是对父权态度的关怀持着抗拒的心理。而这种父权态度的指导让他觉得十分压抑。因此他既不顺从，也不会起直面冲突。而夏生通过左耳进右耳出以及不再愿意意见秋生的应对策略，即通过回避和敷衍的方式，来拒绝秋生对自己内心选择的干预。他也不愿意让秋生干扰到自己的世界观。对他而言，演戏和舞台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他获得自我认同与价值实现的一个方式，因此舞台对于夏生而言，是一种深层次的情感寄托和理想的承载。尽管夏生明白秋生所做的是出于对他的关心，但他却无法接受那种“父权式”的关怀方式。而他心中所想的“他不能没有良心”则揭示了夏生内心深处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所有东西一旦触及到自己与庄凌凌之间的承诺与情感，使得夏生选择了以克制的方式守住内心的底线。

综上，这些都体现了夏生在“父权式关怀”与自我理想之间的纠结和正着：一方面是秋生施加的父权式干预，另一方面是夏生对舞台的依赖。在这样的情境下，夏生展现出一种表面上的退缩与柔弱，而内心却是另是一种内心独立的体现。而夏生的这一系列内心活动却又一次巩固了他“柔弱而坚韧”的性格特质，也强化了他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与深刻性。

“夏生热爱演戏，舞台让他快乐。夏生对秋生的看法不以为然。秋生总喜欢把自己那套人生逻辑强加到他身上。秋生是错的。人生哪里可以如此单一，秋生也不是人生模板（事实上他也不配成为模板）。夏生自有夏生的活法。每次秋生像一位父亲一样训斥夏生时，夏生都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艾伟，2021:9）

“夏生对秋生的做派一向不以为然，即便是对他的关心，也过于粗暴。”（艾伟，2021:11）



“但是有一点他明白，他和庄凌凌是捆在一起的，再有诱惑力，得放弃还是要放弃，他不能没有良心。”（艾伟，2021:46）

而夏生在面对自己情感问题的时候的心理却与之前大相径庭，在面对秋生那种父权式的关怀，夏生的态度是不反抗但也不赞同。而面对自己与庄凌凌的感情时，却呈现出一种极端的依恋、执念，甚至到了缺乏理性自控的状态。夏生从一开始对庄凌凌的依赖到生理发生变化的感情变化，呈现出夏生极其渴望亲密关系与情感依附。他的行为形象地表达了他内心的对庄凌凌的高度依赖与无法自拔的情感困境。而当夏生得知庄凌凌有了新欢并且同居后，他的情绪瞬间失控，这里呈现出夏生强烈的占有欲。他“像疯了一样”的反应，说明了他内心对庄凌凌的情感并非正常且理性的感情，而更是一种深层次的依赖和占有欲。夏生“迅速甩了那小女孩，回到庄凌凌身边”的行为，进一步呈现出他对庄凌凌的那种强迫性的执着，以及他缺乏成熟情感处理方式的心理不稳定性。这种“疯狂”式的纠缠，体现了夏生在自己情感面前的脆弱。

“庄凌凌脸红了。夏生的生理开始变化的时候，庄凌凌不再带夏生去法院巷阁楼了。夏生却像个鸦片鬼一样，每天晚上出现在庄凌的小楼外，久久不肯离去。这样闹了一个月，庄凌心软了，放夏生进来。”（艾伟，2021:119）

“有一天，夏生听说庄凌凌处了男友，并且在那阁楼同居了。夏生像疯了一样，他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中没有庄凌凌。夏生迅速甩了那小女孩，回到庄凌凌身边，赖着不肯走。”（艾伟，2021:120）

（二）对戚老师相关分析

1、戚老师形象分析

在小说文本中，戚老师的母亲形象即复杂但而又矛盾，她的种种行为与表现都揭示了个体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之间的身份压力，同时反映出她在母性伦理层面的缺位与自我中心的自私本性。先从戚老师在外在形象上来看，戚老师对于自己的外貌形象十分注重，例如，在她生病时依旧精心打扮自己，从对戚老师的装扮的细节描述如“梳妆打扮”，“浅绿色旗袍”，“厚粉底”，“唇膏艳”等等的形容，体现了戚老师对外在形象的“体面”和“尊严”的执着。她的这种外在修饰，体现出她渴望被社会认可的愿望，也折射出她在对自我满足的优先考虑。

“他来到医院时，看到母亲一个人坐在黑暗中，早已梳妆打扮好了，身上穿着回永城时穿的那件浅绿色旗袍，为了遮掩病容，脸部施了厚粉底，唇膏也涂得艳。”（艾伟，2021:113）

但是，戚老师体面外表的背后，是对子女生存的深刻忽视。如不断的换男人和婚姻，以至于让他们兄妹仨在永城自生自灭。并且只会偶尔寄一大笔钱过来，但对于他们的生活不闻不问，明确揭示了她对养育子女方面的功利化。她只提供物质，却忽略了日常对子女的情感关怀与伦理责任，甚至是逃避她的责任。这种母爱实质上是自私的表现，即她希望尽快摆脱自己所应当承担的抚养责任，转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自身事业的追求。而当自己的子女遭遇到重大危机时她依旧以冷漠的方式处理。此外，戚老师曾不断更换婚姻、迁徙，使得子女的成长与安稳毫无保障，但她却毫无内疚



与自省。这样的做法，非常明显的体现出她将自我利益和个人荣誉置于最优先选择，甚至凌驾于子女苦难之上，这样的行为进一步体现了其“自私母亲”的形象。

“母亲在父亲失踪后不断换男人和婚姻，他们兄妹仨则在永城自生自灭。母亲偶尔想起他们会寄一大笔钱过来（母亲在钱财方面一向大方），至于他们的生活便从此不闻不问了。”（艾伟，2021:24）

1、对戚老师性格分析

在文本的众多细节的描写中，可以看到戚老师性格呈现出一种坚韧不拔、敢于面对挑战的明显特征。她的“韧劲”不仅仅是性格中的刚毅一面，更是她在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双重压力下形成的复杂自我。戚老师的韧劲首先体现在她在艺术上的不懈追求与拼搏。文本中戚老师为了将《奔月》搬上舞台，不惜动用一切社会关系，不择手段，竭尽全力的成功做到让《奔月》成功上了舞台。从这里就可以体现出戚老师面对事业阻碍时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意志力与行动力。这种“韧劲”是一种戚老师内心深处的生存智慧，也是一种不服输的社会性拼搏精神。

另一方面，在文本中就有明确提到戚老师性格特征。文章借用庄凌凌的口里说出戚老师的“有韧劲”这一评价，进一步证明了戚老师将个人的拼搏意志和生存理念精神视作自我价值的象征。她的性格韧劲成为了家族性格遗传的代表，同时这种力量在她身上显得十分的极端。尤其在为保护秋生而爆发出“老娘杀了你”的狠厉口吻时，她的韧劲带有原始的爆发力。这种瞬间爆发的防御性母爱，既令人震撼，又显得与她平日对子女的疏远冷漠形成了尖锐反差。

最后戚老师在“杀人”后请求自首的从容与决绝，证明了她把个人意志的张力推至极致。她性格中的韧劲不再是单一维度的坚强，而是带有一同毁灭倾向的孤注一掷。这不仅使戚老师在性格层面显得立体，更强化了她身上个人欲望与母性伦理之间的冲突张力。总体来看，戚老师的“韧劲”既是她在父权社会中谋求生存与尊严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凌驾于伦理之上的个人执念。

“为了能把《奔月》搬上舞台，母亲求爷爷告奶奶，动用了各种手段。”（艾伟，2021:23）

“母亲说：“夏生，你听好，我杀人了，你送我去派出所自首。你不要担心，我是将死之人，我不怕。”（艾伟，2021:106）

“唉，你们家的人只有秋生像你妈，有韧劲；你和冬好像你爸，脆弱。”（艾伟，2021:126）

1、对戚老师性格分析

母亲戚老师再回到孩子身边后不断的再回顾过去，其中有对自己和孩子的回忆，同时也有对自己演过的角色——尼姑的回忆。最后便是对自己曾经去看过疯了的妹妹冬好的回忆，每一段回忆都对应了不同时期戚老师内心杂的心理状态：既有自我过往的反省和对过往的回忆，也有对自己层次发发犯下的错误的负罪感、无力感和某种超脱感。

首先是戚老师对过往的回忆与不安，在文本中曾描述到戚老师曾经和秋生在外面吃饭的回忆，并且戚老师感慨秋生的饭量令她吃惊。这一段文本的细致描绘表达了戚老师在夜色中回忆往事，首



先是能够显露出其对过去生活的怀念与对过去生活的惋惜。但在她的回忆里，孩子们的身影似乎早已模糊，在这里则说明她在追求自己的人生和成就的时候，却把孩子们抛在脑后让他们自生自灭。她“就像一束光，射向远方，从不回首”，这是她内心的真实写照，但同时也是她心底始终存在挥之不去的愧疚与挂念。

而文本中提到的秋生看过戚老师演尼姑的戏，并且对戚老师演尼姑的装扮进行了细致描述。且在原文中提到了戚老师因为终于做了一件早该做的事而心安理得。这里这件事指的是戚老师亲手“杀了”秋生的仇人而心安理得。进一步剖析戚老师在“演尼姑”的这一幕中得知，尼姑既是她在舞台上扮演一个的角色，更是她在内心世界中渴望洗脱自己曾经罪恶的过往，并且期盼获得救赎的象征。而最后戚老师的神色安详则体现了戚老师心理层面的自我解脱感，即她以某种方式来对自己先前所做的事情的忏悔或自我惩罚，让她似乎获得了暂时的心安。这也表示了她内心存在着长期压抑的自责和内耗，而舞台表演给了她一个心理出口，仿佛通过角色扮演“忏悔”自己的人生。

最后戚老师在回忆自己曾经去看过冬好的时候，使得她的情绪完全崩溃了。在她回忆起冬好指责她偏心的时候，那一瞬间让他感受到无比的震惊与无力。她没有办法去解决自己曾经做过的事，因此她只能通过哭诉与泪水，企图获得一些安慰和忏悔。并且对自己母亲角色的失败的自我惩罚。而冬好的狰狞大笑，就像是在告诉她，自己无法挽回的过错与亲情的裂痕。母亲的痛苦既源自孩子无法原谅她，也来自她自己终于不得不面对的真相——她在孩子们的童年中，确实缺席了太多。

“母亲想起当年带着秋生在城隍庙小吃摊前吃各种小吃，秋生食量惊人，令她惊叹。这段日子，她喜欢回忆从前，可能记起来的关于孩子们的事并不多。许多年来，她就像一束光，射向远方，从不回首。从前的生活都沉入重重黑暗之中。”（艾伟，2021:100）

“秋生看过母亲演尼姑的戏，不过那时候并没剃发，化妆师把母亲的头发藏在人造的头皮下，头形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他看到母亲神色安详，好像她因为终于做了一件早该做的事而心安理得。”（艾伟，2021:111）

“母亲吓了一跳，以为冬好终于清醒过来了，激动地对冬好说，冬好，你醒了对吗？你认出妈妈来了对不对？冬好，是妈妈不好，你要吃什么，妈妈这就买好吃的给你。冬好没醒，冬好没理会母亲，脸上露出仿佛看透一切的微笑，慢慢地，那微笑变成了试图控制又抑制不住的狰狞大笑……母亲边哭边说。”（艾伟，2021:114）

七、研究结论

（一）夏生人物形象结论

纵观小说整体而言，夏生的成长过程相较秋生而言显得更加的平稳，他没有像秋生那般需要思考自己的自身的成长。也不需要注意男性意识的觉醒。夏生的内心世界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感情层面，在家庭分裂后，他仍可以依靠庄凌凌以此来弥补缺失的亲情。起初，这种依赖只是一个孩子对母性的寻求。然而，随着夏生的成长和生理上的发育，这种对母性的需求逐渐演变为爱情，文本中对夏生情感转变的刻画尤为鲜明和突出。但值得注意的是，庄凌凌作为扮演着照顾夏生的角色，这



原本是一段纯粹的感恩关系，但最后却演变成了超越伦理的恋情，体现出小说对伦理与情感边界的反思。即便夏生自己也明白这种关系背离伦理，却仍被感情所支配，甚至在庄凌凌提出“另觅伴侣”后，他爆发出无法遏制的执念以及对伦理道德不管不顾的态度。通过这段复杂的关系，意在提醒现实中的男性角色，在现实社会中，伦理道德与情感常常交织冲突，人们需要不断审视并妥善处理这类问题。

而另一面，夏生同时也存在着一个社会边缘化群体的形象。夏生的这个形象尤为典型。夏生作为家中的老二，却在家庭中失去了话语权，甚至从未展现过强烈的反抗。无论是冬好怀孕流产事件还是母亲归来，夏生都始终作为沉默的一方，甚至在面对秋生的暴力与压迫时，他也只能被迫接受。这种无声的退让继续保留到其进入社会，即他在社会上所有的做法都是以退让为主。因此，小说通过夏生的形象折射出社会中那些在遭遇不公时选择沉默的群体。他们往往因性格上的缺陷导致被忽视，甚至被进一步边缘化。因此小说通过描绘出夏生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折射出社会不仅要倾听那些敢于发声的群体，更要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给予他们平等的尊重和支持。毕竟，在社会与家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中，沉默的人始终占据大多数，他们的境遇与心声同样值得被倾听与回应。

（二）戚老师人物形象结论

在小说里，戚老师是唯一一位女性角色，也是秋生和夏生的母亲。纵观整篇小说而言，戚老师都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家庭与生活的种种温情。进一步剖析得知，作家通过塑造一位与传统文学母亲形象截然不同的女性角色，去呈现一个敢于为个人理想与自我价值不断牺牲的新型女性形象。即折射出文艺表演者在追寻自己梦想过程中所要面对的巨大困难和不易。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分析，因那个时代演艺事业的困境与残酷现实，导致了想要去追逐梦想和事业的女性更加困难。社会的思维即限制了女性的发展。进一步体现了作家对当时社会思维腐败的抨击。而回归到现如今的时代背景而言。即便是当下社会，同戚老师的一般的女性角色在选择上的挣扎仍具备普遍性，强调了成功与牺牲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次，作家借戚老师这个角色表达了对“以家庭为中心”的女性固有形象的质疑与冲击。在传统社会观念中，女性被要求将全部精力和时间奉献到家庭中，而戚老师恰恰是打破了这一禁锢的女角色。她在面临天职的捆绑之下，不仅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超越家庭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追求个人理想的过程中展现出不畏困境的勇气与决心。这一形象的塑造旨在呼吁女性敢于挣脱传统枷锁，追寻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与价值。并且，戚老师的形象也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挑战。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常被视为相夫教子的化身，但戚老师却毅然决然地投身自己的事业。因此，戚老师的形象进一步表达了女性多样化的社会定位与可能性，也为当下现实社会中女性角色的自我实现与自我表达提供了借鉴。

但戚老师自始至终还是没法跨出父权结构社会的“大手”。从戚老师的演艺之路并可以看得出来，她非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她的成名之路始终离不开男性的帮助和扶持：丈夫为她创作剧本《奔月》，令其一炮而红；在出名后不断更迭的婚姻与男性关系，以借助权贵的力量从而使得自己获得



更大的舞台。甚至在秋生带着怀孕的冬好前来求助时，她为了让自己的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仍然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子女。这些细节深刻揭示了她在父权结构和权力社会下，依然一个需要牺牲自己从而获得更大的成功。尽管她看似意气风发，但其实也只是父权社会与权贵体制的牺牲品之一。总的来说，小说借戚老师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让人们深思，在父权与权贵社会下的操控之下，个体的拼搏常常是以牺牲更为珍贵的情感与自由为代价。即便到头来回首，也难以回到最初的起点。

八、讨论

小说通过夏生和戚老师两个人物的塑造，深刻揭示了社会与个体在伦理、情感及性别结构中的复杂关系，折射出现实社会中依旧普遍存在的矛盾与困境。夏生的形象塑造反映了社会中那些沉默者的普遍处境：即在家庭中无力抗争，始终选择退让和隐忍；在面对情感问题的时候产生跨越伦理的情感纠葛。同时，夏生也体现了情感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剧烈碰撞。而凸显了在现实社会里，伦理与情感的界限从未泾渭分明。尤其是对于那些缺乏表达能力或被长期忽视的社会边缘化群体，社会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倾听的空间。也提醒我们，沉默的群体背后的复杂情感与社会边缘化现象，是社会治理和文化反思的重要议题。

而戚老师的形象，则反映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多重困境。戚老师作为打破了传统社会对“母亲”与“贤妻”的固有定义一个角色，他毅然决然的选择了个个人的发展。然而，她的成功之路却依然逃不出依附男性权利的支持，深度体现了父权社会深层的结构性束缚。戚老师所谓的“成功”与“独立”，依旧是社会体制与的绑架，折射出现阶段，女性在自我实现与社会结构中难以调和的矛盾。

由此可见，小说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在发出一个更大的呼声：即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依旧都在在面临社会的多重考验。社会应当更加敏锐地感知这些问题，并为那些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理解、尊重与支持。同时给予女性和弱势群体摆脱父权社会结构枷锁的现实条件与可能性。

参考文献

- 艾伟. 过往. [M]. 浙江: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1. 6-86.
- 曹文轩. 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69.
- 胡亚敏. 叙事论.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59.
-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90.
- 郝敬. 宋前小说观念流变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2.
- 洪治纲. 人性的勘探与诗意的表达——论艾伟的小说创作. [J]. 当代文坛(01), (2007). 33-37.
- 李璇. 艾伟小说的悲剧书写: [硕士学位论文]. [D]. 安徽: 安徽大学. 2019.
- 林芹. 艾伟作品语言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D]. 宁波: 宁波大学. 2012.
-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221.



吴宗惠.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3.

王娜. 艾伟小说论[硕士学位论文]. [D]. 山东.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赵映环. 新生代小说叙事修辞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D]. 福建: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张莉. 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99.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QIN YU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Master's Degre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Chinese for Careers
	Address (地址) : 126/1 Vibhavadi Rangsit Soi 2, Intersection 6, Ratchadaphisek Subdistrict, Din Daeng, Bangkok 10400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JUREE SUCHONVANICH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Ph. 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Chinese philology
	Address (地址) : 99/48, Moo 22, Bangplee-tamru Road, Tambon Bangpleeyai, Amphur Bangplee, Samutprakarn 10540

